

兒女英雄傳

清·文康著



儿女英雄传

下 册



上海书店印行

一九八一·二·

本书根据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复印

儿女英雄传

清·文康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第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1981年2月(11乙一1)共二册 定价2.20元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

这回书接着上回，表的是邓家父女不远千里而来要给安公子、何小姐联姻；见安老爷替姑娘给他的父母何太翁、何夫人立了家庙教他接续香烟，姑娘喜出望外，一时感激欢欣，五体投地。邓九公见他这番光景是发于至性，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终身大事，更兼受了安老爷、安太太的重托，便要趁今日这个机缘作个牵丝的月老，料姑娘情随性转，事无不成；不想才得开口，姑娘便说出“此话休提，免得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这等几句话来。

这话要照姑娘平日大约还不是这等说法；这还算安老爷、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才陶熔得姑娘这等幽娴贞静；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褚大娘子有个姊妹情肠才得这样款款而谈。其实，按俗话，这也就叫作“翻了”。

这一翻，安老爷、安太太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说话。张太太是不会调停。褚大娘子虽是善谈，看了看今日这局面，姑娘这来头不是连玩带笑便过得去的，只说了句：“妹妹，先不要着急，听我父亲慢慢的讲。”此外就是张老合褚一官，两个人早到厢房合公子攀谈去了。

安老爷见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来就轮圆里碰了这一个大钉子，生怕卸了场，误了事，只得说道：“姑娘，论理，这话我

却不好多言；只是你也莫要错怪了九公。他的来意正为着你师生的义气，我夫妻的深心，不要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所以才提到这句话。”

安老爷这一开口，原想姑娘心高气傲，不耐烦去详细领会邓九公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三句开场话儿作了个“破题儿”，好往下讲出个所以然来。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云山合安老爷初次相见的姑娘了；才听安老爷说了这几句，便说道：

“伯父，不必往下再谈了；这话我都明白。倒听我说：人生在世，含情负性，岂同草木无知？自从你我三家在青云山庄初会，直到如今，一年之久，承伯父母的深恩，我师傅合这褚家姐姐的厚意，那一时，那一事，那个去处，那个情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成就我的终身；我便是铁石心肠，也该知感知情，诸事听命。无奈我心里有难以告人的一段苦楚，虽是伯父母善体人情，一时也体不到此事。今至此，我也不得不说了。

“想我自从一十六岁才有知识便遭了纪献唐那贼为他那贼子纪多文求婚的一桩讹事，以至父亲持正拒婚，触恼那贼，坏了性命。我见父亲负屈含冤，都因我的婚姻而起，我从那日便打了个终身守志永远不出闺门的主意，好给父亲争这口气。谁知那纪贼万恶滔天，既逼死我父亲，还放我母女不过，我所以才设法着人送了父亲灵柩回京，我自己便保着母亲逃到山东地面。听说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诚实君子，血性英雄，我才去投奔他；为的是靠他这年纪，声名，替我女孩儿家作一个证明师傅，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来历不明。

“及时得了那座青云山栖身，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换些担柴斗米；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看人眉高眼低；却叫我把什么奉养老母？论我所能的就是我那把单刀；无法，

只得就这条路上，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及至走了这条路，说不尽的风尘肮脏，龙蛇混杂，已就大不是女孩儿家的身分了。

“纵说我这个心，心无可愧，见得天地鬼神；我这条身子，身未分明，就难免世人议论；因此，我一到青云山庄便禀明母亲，焚香告天，对天设誓，永不适人。请我母亲在我这右臂上点了一点‘守宫砂’，好容我单人独骑，夜去明来，趁几文没主儿的银钱供给母亲的薪水。这是我明心的实据，并非空口的推辞。——此地并无外人，我这师傅是九十岁的人了，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个生身父母，不妨请看。”

姑娘一壁厢说着，一壁厢便把袖子高高的掳起请大家验明。果见他那只右胳膊上点着指顶大旋圆必正的一点鲜红朱砂印记，深深透入皮肉腠理，凭怎么样的擦抹盥洗也不退一些颜色。

当下邓九公父女合张太太以至那些仆妇丫鬟看了都不解是怎生一个讲究，只有安老夫妻心里明白，看着不禁又惊又喜，又疼又爱。

你道他这番惊喜疼爱从何而来？原来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纯正，心地光明，虽是埋没风尘，倒象形踪诡秘，其实信得及他这朵妙法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真有个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光景，只是要娶到家来作个媳妇。世上这般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的，以至糊涂下人，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心里未尝不虑到日后有个人说长道短，众口难调，只是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肠，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儿子，延了安家的宗祀，大处着眼，便不忍吹求到此。如今见姑娘小小年纪早存了这般苦志深心，他老夫妻更觉出于意料之外，不禁四目相关，点头赞叹。

只这番赞叹，把姑娘个宛转拒婚的心思益发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亲张本。这便叫“事由天定，岂在人为”。

闲话少说。却说玉凤姑娘证明他那点“守宫砂”，依然放好袖子，褪进手去，对安老爷、安太太说道：“我此番举动也就如古人的‘卧薪尝胆’‘吞炭漆身’一般。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雪了父亲的大恨，我把这口气也交还太空，便算完了我这生的事业，那时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洁，来去分明，也原谅我这不守闺门是出于万分无奈，不曾玷辱门庭。不想母亲故后，正待去报父仇，也是天不绝人，便遇见你这义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合我师傅父女两人，同心合意，费了无限精神，成全得我何玉凤祸转为福，死里求生，合葬双亲，重归故土。

“便是俗语也道得个：‘猫儿狗儿识温存’。我何玉凤那时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便是不识温存，不如畜类。所以我才预先说明，到京葬亲之后，只求伯父你给我寻座小小的庙儿，近着我父母的坟茔，息影偷生，完成素志。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庙宇这句话，特特的给我父母立了这座家庙；不但我身有所归，便是我的双亲也神有所托。这是一片良工苦心；这才叫作‘义重如山，恩深似海’！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点微劳，也足足的报过来了。

“至于人世‘姻缘’两字，久已与我何玉凤无干。便是谕旨纶音，也须原谅个‘人各有志’，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想来伯父母定该可怜我这苦情，不疑我是推却。”

姑娘这段话说了个知甘苦，近情理；并且说得心平气和，委屈宛转，迥不是前番在青云山那输理不输嘴，输嘴不输气的样子。

要照这等看起来，敢是今日安老夫妻邓家父女四人作的这桩事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从来问名纳采，古礼昭昭，便是爱亲作亲罢，也得循乎礼法；岂有趁人家有事宗庙的这天，大家伙子

挤在一处，当面鼓，对面锣，就合人家本人儿嘈嘈说起亲来的？便是段小说，也就作的无礼，何况是桩实事！——然而细按下去，却也有个道理。

书里交代过的：安老爷当日的本意只要保重这位姑娘，给他立命安身好完他的终身大事，这般姻缘并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因邓九公父女一心向热，定要给公子联姻成就这段如花美眷的姻缘。再加上媳妇张金凤因姑娘当日给他作成这段良缘，奉着这等二位恩勤备至的翁姑，伴着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夫婿；饮水思源，打算自己当日受了八两，此时定要还他半斤；他当日种的是瓜，此时断不肯还他豆子；今生一定要合他花开并蒂，蚌孕双珠，才得心满意足。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给他办得完全，将他聘到别家才是公心；娶到自家便成私心。转念一想，既要成全他到底，与其聘到别家，万一弄得有始无终，莫如娶到我家转觉可期一劳永逸。所以才大家意见相同，计议妥当，只在今日须是如此如此。

然则他四位之中，如安老爷的学问见识，安太太的精神操持，邓九公的阅历，褚大娘子的积伶，岂不深知姑娘的性儿？怎的就肯这等冒冒失失的提将起来？

这也有个原故。在邓家父女一边是服定了安老爷了，觉得我这把弟我那二叔的本领，慢说一个十三妹，就让捆上十个十三妹，也不怕弄他不转。在安老夫妻这边是见姑娘在青云山庄经了那番开导；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温存；到京里更经了一年作养；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化成了和霭霭的满面春风，认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所以也把性情来感动他，——给他父母安葬便叫公子扶榇代劳，给他父母立祠也叫公子捧主代劳。——料想他性动情移，断无不肯俯就之理。再经邓

九公年高有德，出来作这个大媒，姑娘纵然不便一诺千金，一定是两心相印；到了两心相印，止要姑娘眼皮儿一低，颧颊儿一热，含羞不语，这门亲事就算定规了。至于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因他父亲为他的婚事含冤负屈，焚香告天，臂上点了“守宫砂”，对天设誓，永不适人的这个隐情，便是佟舅太太合他同床睡了将及一年，他的乳母丫鬟贴身服侍他更衣洗浴，尚且不知，这安老夫妻邓家父女四位怎的晓得？所以弄到这边邓老头儿才拿起那把冰斧来，一斧子就碰在钉子上卷了刃了！那边安老先生见风头不顺，正待破釜沉舟，讲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将作了个破题儿，又早被姑娘接过话来滔滔不断的一套，把他四位凑起来，二百多周儿，商量的将及一年的一个透鲜的招儿，说了个隔肠如见！

安老爷听罢，心里暗道：“这姑娘的见解虽说愚忠愚孝，其实可敬可怜。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场中，断无中止的理。治病寻源，他这病源全在痛亲而不知慰亲，守志而不知继志，所以才把个见识弄左了。要不急脉缓受，且把邓翁的话撇开，先治他这个病源，只怕越说越左。”因向姑娘叹了一口气，说道：“姑娘，你这片至诚，我却影响不知，无怪你方才拒绝九公。如今九公这话且作缓商；但是你这番举动虽不失儿女孝心，却不合伦常至理。

“《经》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定而后地平天成；女大须嫁，男大须婚，男女别而后夫义妇顺。’这是大圣大贤的大经大法，不同那愚夫愚妇的愚孝愚忠。何况古人明明道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道：‘女子，从人者也’！你这永不适人的主见，我窃以为断断不可。

“你是个名门闺秀，也曾读过诗书；你只就史鑑上几个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讲孝女，如汉淳于意的女儿缇萦上书救父；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冒刃卫姑。讲贤女，如晋陶侃的母亲湛氏截发

留宾；周顗的母亲李氏具饌供客。讲烈女，如朝重成的女儿玖英保身投粪；张叔明的妹子陈仲妇遇贼投崖。讲节女，如五代时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断臂；季汉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讲才女，如汉班固的妹子曹大家续成汉史；蔡邕的女儿文姬誊写赐书。讲杰女，如韩夫人的助夫破虏；木兰的代父从军；以至戴良之女练裳竹筒，梁鸿之妻裙布荆钗，也称得个贤女。

“这班人，才，德，贤，孝，节，烈，智，勇，无般不有，只不曾听见个父死含冤，终身不嫁的。这是什么原故？也不过为着伦常所关，必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不绝；才得高，曾，祖，父，身，子，孙，曾，元，九伦不羈。假若永不适人，岂不先于伦常有碍？”

安老爷这一套老道学话儿算起楞见线四方到尽头儿了。无论你怎么的笑他迂腐，要驳他，却一个字也驳他不倒。

姑娘一听，也知安老爷是一团化解自己的意思；无如他的主意是拿了个老道，转毫不用一丝胜气凌人，只淡淡的笑道：“伯父讲的这些话，怎生不曾听得这班人以前又有一班人作过这些事？想也是从他作起。这永不适人便从我何玉凤作起，又有何不可？”

列公，我说书的曾经听见老辈说过一句阅历话，道是：“越是京城首善之地，越不出息。”人只看这位姑娘才在此京城住了几天儿，不是他从前那“丁是丁，卯是卯”的行径，已经学会了皮子了。岂知眼前这桩事，他只顾一闹皮子，可只怕安老爷就难受窄！

话休絮烦。却说安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定有一番雄辩高谈，看他怎的说法，再合他说到本地风光，设法擒题，不想姑娘闹了个皮子，蔫蔫儿的受了，自己倒出乎意外，一时抓不着话岔儿。

邓九公旁边一看，急了。你道他因甚的着急？他此来本是

一片血心，这头儿要卫顾把弟，那头儿要成全徒弟，再不料一开口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筋斗。这一栽，他觉得比当日在人轮子里栽在海马周三跟前还露着砢碜。只羞得他那张老脸紫里透红，红里透紫；两眼圆睁，满头大汗；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撸汗。及至听安老爷接上话了，料着安老爷定有几句吃紧的话问得住姑娘，不想安老爷不过合他闹了会子“之乎者也”，倒背了有大半本《列女传》，渐渐的话有些钉不住姑娘。这不是前番青山的样子了。再照这么闹会子文诌诌，大事不散了吗？

因此，他不容安老爷往下分说，便向玉凤姑娘道：“姑娘，你这话不是这么说；俗语说的好，‘在家从父，嫁从夫，’是个娘儿们，没说一辈子不出嫁的。再说，这桩事也不是一天儿半天儿的话了，我实告诉你说罢。”说着，他便把他合安老爷当日笔谈的那天，他女儿怎的忽然提亲；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安老爷怎的料定姑娘不肯，恐致误事，拦他先莫提起，且等姑娘回京服满之后再看机会的话，一直说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来作媒，向玉凤姑娘告诉了一遍。告诉完了，重新又叫声“姑娘”，说：“你瞧，凭他怎么样，师傅比你晒日头阳儿，看三星儿，也多经了七十多年了。师傅的话没错的。无论你当日对天焚香起的是什么重誓，都应在师傅身上了。你说好不好？你只依着师傅这话，就算给师傅圆上这个脸了。”

一段话，说了个乱糟糟，“驴唇不对马嘴”，更来的不着要！把个猪大娘子急得搓手，忙拦他说：“你老人家不要着急；这可是急不来的事。事款则圆。”饶是那等拦他，他还是把一肚子话可桶儿的都倒出来！

玉凤姑娘一听，心里一想：“照这话说起来，这又不是青云山

假西宾的样子，我索兴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看这局面，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气。别人犹可，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人儿没良心！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跟了我将及一年，时刻不离，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个人儿，叫我合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心里越想越气，才待要翻，又转念一想：“使不得，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人家安伯父、安伯母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况且我父亲的灵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守护了这几年了，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塋安葬，盖祠奉祀，这是何等恩情！岂可一笔抹倒？就是我这师傅，不辞年高路远，拖男带女而来，他也是为好。更何况今日我既有了这座祠堂，这里便是我的家了，自我无礼，断断不可。还用好言合他们讲礼。凭他万语千言，只买不转我一个‘不’就结了！”

姑娘主意已定，他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作一团冷笑，向邓九公道：“师傅，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顾你的脸面，不知顾我的心迹？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话，岂不是万人驳不动的大道理？但是一个人存了这片心，说了这句话，岂可丝毫摇动？假如我这心，我这话，可以摇动，当日我救这位公子的时候，在悦来店也曾合他共坐长谈，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独对；那时我便学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自订终身，又谁来管我？我为什么把个眼前姻缘双手送给个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张金凤？只这一节便是我提笔画押的一件亲供，众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镜子。师傅，你就不必再絮叨了。”

邓九公道：“照姑娘你这么说起来，我们爷儿们今日大远的

跑了来干什么来了？”老头儿这句话来的更乏！

书里表过的：这邓九公虽是粗豪，却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手，怎生会说出这等一句没气力的话来？原来他心里还憋着一桩事；他此来打算说成了姑娘这桩好事，还有一分阔礼帮箱，此时憋在心里，密而不宣，要等亲事说成，当面一送，作这么大的一个好看儿。不想这话越说越远，就急出他这句乏的来了。

姑娘听了这话，倒不见怪；只说道：“你老人家今日算来看我，我也领情；算为我父母的事，我更领情；要说为方才这句话来的，我不但不领情，还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错。”

邓九公哈哈大笑道：“师傅又错了？师傅错了，薅你师傅的胡子好不好？”姑娘道：“我这话从何说起呢？你老人家合我相处，到底比我这伯父伯母在先，吃紧的地方儿，你老人家不帮我说句话儿罢了，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来？这岂不大错？再说今日这局面也不是说这句话的日子，怎么就把你老人家急得这样‘钦此钦遵’，倒象非立刻施行不可？你老人家也该想想；便是我不曾有对天设誓，永不适人的这节事，这话先有五不可行。”

褚大娘子才要答话，安老爷是听了半日，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缝子，不可撒手了；连忙问道：“姑娘，你倒是那五不可行？”姑娘道：“第一，无父母之命，不可行；第二，无媒妁之言，不可行；三无庚帖，四无红定，更不可行；到了第五，我伶仃一身，寄人篱下，没有寸丝片纸的赔送，尤其不可行。——纵说五件都有，这话向我一个立誓‘永不适人’的人来说，正是合金刚让座，对石佛谈禅，再也休想弄得圆通，说得明白了！”

安老爷道：“姑娘，你须知那金刚也有个不忍，石佛也有时点头；何况你说的这五桩，桩桩皆有！”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龛道：“你看，这岂不是你父母之命？”又指着邓家父女合张亲家太太道：

“你看，这岂不是你媒妁之言？——你要问你的庚帖，只问我老夫妻。你要问你的红定，却只问你的父母。至于赔送，姑娘，你有的不多，却也不到得并无寸丝片纸，待我来说与你听。”

安老爷这话就如对策一样，才不过作了个策帽儿，还不曾一条条对起来呢。姑娘听了，先就有些不耐烦。邓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好哇！好哇！我看姑娘这还说什么！”安太太恐姑娘着恼，便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着急，慢慢的说着，就有个头绪了。”褚大娘子道：“正是这话。好妹子，你只记着我当日合你说的‘老家儿说话再没错的’那句话，还是老家儿怎么说，咱们怎么依着。”

姑娘一看这光景，你一言，我一语，是要“齐下虎牢关”的来派了；他倒也不着恼，也不动气，倒笑了笑，说道：“伯父不必讲了。你二位老人家从五更头闹到此时，也该乏了。我师傅合褚大姐姐大远的跑到这里，也着实辛苦了。竟请伯父张亲家爹陪了我师傅合褚大姐夫前边坐去。我同伯母合妈妈也陪了褚大姐姐到厢房说些闲话。你我大家离了这个所在，揭过这篇儿去，方才的话再也休提。如不见谅，我抄总儿说一句：泰山可撼，北斗可移，我这条心这句话断不能改！我言尽于此，更不再谈。凭你大家万语千言，却莫怪我不答一字。”说着，只见他退了两步，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说的那光景，把小眼皮儿一搭撒，小脸儿一括搭，小腮帮子儿一鼓，抄着两只手，在桌儿边一靠，凭你是谁，凭你是怎样合他说着，再也休想他开一开口。这事可糟了！糟很了！——糟的没底儿了！

列公，你道“两好并一好，爱亲才作亲”；一家不成，两家现在，何至于就糟到如此？

原来今日这桩事果然说成，不是还有个十天八天，三月两月

的耽擱。只因安老爷一愁姑娘难于说话，二愁姑娘夜长梦多，果然一言为定，那问名，纳采，行聘，送妆，都在今日这一天，只在今日酉时，——阴阳不将，天月二德，——便要迎娶过门了。此刻这里虽是这等一个清静坛场，前头早已结彩悬灯，排筵设宴，吹鼓手，厨茶房，以致候相伴娘，家人仆妇，一个个擦拳磨掌吊胆提心的只等姑娘一句话应了声，立刻就要鼓乐喧天，欢声匝地，连那顶八人猩红喜轿早已亮在前面正房当院子了。安老爷、安太太虽不曾请得外家，也有好几位得意门生，同心至好，以至近些的亲友本家，都衣冠齐楚的在前边张罗，候着贺喜。不想姑娘这个当儿拿出那老不言语的看家本事来。请问这一唛噜串儿叫安老爷一家怎生见人？邓褚两家怎的回去？便是张老夫妻那逢山朝顶，见庙磕头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斋，那天才是个了愿？至于安公子空吧踏了几个月的嘴，今日之下，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又叫张金凤怎的对他的玉郎？又叫何玉凤此后怎的往下再处？你道糟也不糟？——此犹其小焉者也。便是我说书的，说到这里就算二十五回团圆了，听书的又如何肯善罢干休？那可就叫作整本的“糟糕传”，还讲什么《儿女英雄传》呢！

列公不须焦躁，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领，岂有想不到这里，不防这一着的理！然则他何不一开口就照在青山山口似悬河的那派谈锋？也不愁那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怎的又合他皮松肉紧的谈了会子道学；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这便叫作“逞游谈，易；发庄论，难”。当日在青山是先要笼络住这姑娘，不得不用些权术；今日在此地是定要成全这姑娘，不能不纯用正经。既讲到舍权用经，凡一切诙谐话，优俳话，譬喻话，影射话，都用不着。

再说安老爷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长者，少一时，坐在堂前就要

作姑娘的阿翁了，一片慈祥，虽望着姑娘心回意转，却绝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词穷，他心里却早有了个成算，及至见姑娘话完告退，不则一声，老爷便两眼望着太太道：“太太，你听。姑娘终改不了这本来至性，你我倒枉用了这番妄想痴心。这便怎样才好？”安太太似笑非笑似叹非叹的应了一声。老夫妻两个四只眼睛一齐望着媳妇张金凤。

张金凤见公婆递过眼色来，便越众出班的道：“今日这事，算我家一桩大事，公婆父母都在前头，再说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又专为这事而来，却没媳妇说话的分儿。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儿，我知道，他但是肯，不用人求；他果然不肯，求也无益。公公不必往下再说了，依着我姐姐的话，真个陪九公到前头坐去。让媳妇问问姐姐，或者我姐姐还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说不出的私话，也不可。我们女孩对女孩儿没个碍口难说的，只怕倒说的到一处。便是婆婆合妈妈在这里陪着褚大姐姐，正好谈谈这一年不见的闲话儿，也不必费心劳神。这事竟全责成在媳妇身上。公婆想着如何？”

安太太就先说：“你小人儿家可有多大能耐呢？要作这么大事！你能吗？”安老爷摇着头道：“媳妇！你看我两个老人家处在这要进不能要退不可的去处，得你来接过我们这个担子去，我们岂不愿意？但是这桩事的任大责重。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我两个作不成，大家不过说一句这事想的不仔细，作的不周全。你一个作不成，有等知道的，道是你姐姐的心执性；有等不知道的，还道是你本就不能尽心，不曾着力，有心败事，无意成功。倘被亲友中传说开去，你小小年纪，这个名儿却怎生担得起？”

他翁媳两个这阵真话儿假说着，假话儿真说着，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哟，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因张金凤从第七

回出名，直到第二十五回，虽是逐回的露面登场，总不曾作到他的正传文章，写得出色。如今且不去管他。

再说何玉凤先听得张姑娘说他但是肯的，不必人求；果然不肯，求也无益；不觉暗喜道：“到底还是他知道我些甘苦！”及至听他说到也不劳公婆父母，也不用褚家大娘，只把这事责成在他身上这些话，姑娘又不禁转喜为怒起来，暗道：“好个小金凤儿！难道连你也要合我嘤啾嘤啾不成？果然如此，可算你猴儿拉稀，小人儿坏了肠子了！——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罢，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我也顾不得那叫情，那叫义，我要不起根发脚把你我从能仁寺见面起的情由都给你当着人抖搂出来，问你个白瞪白瞪的，我就白闯出个十三妹来了！”想罢，依然坐在那里，一声儿不哼。

张金凤分明看见姑娘那番神情，只不在意；他依然答应公婆道：“媳妇岂不知公婆这层怜惜媳妇的心！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合姐姐说，姐姐不容说；公婆合姐姐说，姐姐又不容说；我爹妈在此，更不能说；倒有个能说会道的舅母呢，今日偏又不在这里；媳妇若再袖手旁观，难道真个的今日这桩事就这等罢了不成？慢说媳妇受些冤枉谈论，便触恼了姐姐，随姐姐怎样，媳妇也甘心情愿。公公只管安坐前厅静听消息，让媳妇这里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幸而说得成，不敢领公婆的赏赐；万一说不成，再受公婆的责罚。”

安老爷听到这里，只合太太说了声：“太太，我们也只得如此。”说完，拉了邓九公，头也不回，竟自去了。

何玉凤看了，越想越气；他在那里梗梗着个小脖颈儿，撑着两个小鼻翅儿，挺着腰板儿，双手扶定克膝盖儿，抡马横枪，只等张金凤过来说话，打算等他一开口先给他个下马威。那知人家更不过来。只见他站在当地向那群婆儿丫头说道：“你们是听住